2）获得清净波罗蜜多妙道之理分二：①由虚空之喻表诠无缘而入般若度数；②若离无缘则道不净之理。

“如是回向之胜利”包括得果和得道两方面。得果是从缘起趋势上看，必然得到正等觉果，由于不著一相而回向故。这也是由般若为眼目，引导余度皆成波罗蜜多，所以决定走向一切种智之城，这叫“得果之理”，或者“不弃而必将得果”。“果”指果般若或一切种智。

“得道”指得到清净波罗蜜多之道，这又从正反面显示。假使见一切法无有，那他就入了到彼岸数。“到彼岸”是实相、本觉之地、实相般若。以不住一相而回向，就会入到如虚空般的根本定中，与法界契合，由此就成了般若波罗蜜多。因此，在得道之理中，从正面说，由无缘而入般若度数；从反面说，如果远离无缘而著相，道就不清净。

这里的“无缘、有缘”要反过来说，就是“缘没有、缘有”。“缘”要作动词解，不能理解成所缘，也就是缘的状态没有，或者按汉文说，著相、住相、取相的状态没有。这也有深有浅，结合在根本位、后得位来解释。“无缘”，就是心无所住，心无所住就契合本体了，入了般若度数。“到彼岸”是到家的意思，出现了清净的道。

从后得位悲心利生这一分来说，假使迷昧、脱离了无缘，住相而行，那道就不清净了。“不清净”是掺杂了著相的毒，就像前面讲的“如食杂毒妙食之美味，佛说白法有缘亦如是”。毒就是著三轮相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“著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”，这就有了毒，会落到有为因果里，住在边上了。这就使得道不清净，这一分纯粹是无明力所作的。道不清净就出现了染污毒素，不是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是到彼岸，而他的方向是往生死中走。因此，反面可以看到，如果脱离了无住或不著相的修法，那道就不清净了。

这样正反面比较就显示出，如果不住相回向，那必然在道上获得清净波罗蜜多的名称。“清净”就是不杂世间法，杂世间法叫“毒素”。“波罗蜜多”是到彼岸，以这样的道一定回归本体，到达正等觉之地，所以叫“清净波罗蜜多”，这就是不住相回向的大利益。

①由虚空之喻表诠无缘而入般若度数

**何时有为无为黑白法，**

**智慧摧破尘许不得时，**

**世间说为入于慧度数，**

**虚空何处无住与此同。**

**何时对有为无为、黑白所摄一切法，以谛观究竟实相智慧摧破而灭除相执后，明见彼等真实中成立或相之行境微尘许不可得而何处无有之义时，世间中称为入般若度数。譬如虚空无自体故，丝毫不依他法而住，与此相同。**

这一段释论从四个方面来了解它的涵义：观察者、观察对象、观察结果和获得名称。观察者是谛观究竟实相的智慧。观察对象是有为无为、黑白所摄的一切法。原先以为，诸法按照现的那样实际存在，以为心前有许许多多的法，有些是因缘作成的有为法，有些是非因缘所作的无为法，还有黑白或善恶诸法，总以为它们是存在的、真实的。然而，用观察究竟实相的智慧去审视它，却发现一个个都被摧破了。

一个个法在心前呈现为一个个相，我们误以为有，所以心里有执著性，认为有这个法那个法。当然在名言中可以安立，但现在对相的认识不是从名言去安立，而是要看究竟实相，它在胜义中有没有。这样观察时，一个个都站不住脚，在胜义智慧的金刚杵前都化为乌有，这叫“摧破”。当它消失时就发现没有，他会脱掉相的执著，这叫“灭除相执”。之后就见到，真实中成立的法一点点也没有，或者真实中相的行境一点也没有，全无所住，这叫“大空性义”。

有为无为、黑白所摄的任何一个法，在真实中任何地方去寻找都没有所住或存在，就发现实际是不可得的、没有的。见到一切法、一切相都没有，这时就称为入于般若波罗蜜多数中。名称里“波罗蜜多”非常重要，是到彼岸的意思。正现的相在究竟观慧的境界里一个也没有，这就叫“出世间”。有相名世间，无相名出世间；有相是此岸，无相是彼岸。这时已经入了般若波罗蜜多之数，属于这个范畴里的事，算这里的东西了，叫做“入般若度数”。

譬喻与意义类同。“虚空”，指任何一个法在真实观察时都没有自体，没有相，由于没自体的缘故，不存在依他而住的情况。譬如杯子依桌子而住，凡是一个法都能找到它，能发现它安住的情形，它依一个法而住，然而虚空没有体，它依什么住？找不到它，不可能发现虚空待在什么地方。

这是譬喻世间以为有的法，实际观察时了不可得，如石女儿，没有这样的相，在任何处都找不到它。在万法里任取一法，会发现它没有住处，无体故，不是像显现的相那样实际有。实际有就应该找得到，找得到就应该发现它的安住方式；但实际观察时丝毫不可得，哪里都没有它住的情形或存在方式。

因此，要彻底离开相执，不必以为还有什么相，这样就会契入无相之行。对此证知以后，就入般若度数了，在后得位看到任何相都知道是假的，心不会住著在上面。这是后得位以般若眼目摄持的三轮不著相的修法，做任何事都知道呈现出的相是假相，心再不会去计较、著在上面了。

“行境”指根本定中智慧行到的地方。但在根本定中没有这样的行境，并不是智慧看到了黑法、白法特定的相，有为、无为特定的相，或者根身器界等相，微尘粒子的相也没有，心识刹那的相也没有，总之什么相也没有。

如果有黑法成为行境，可以说真实中有这个黑法，但是没有；如果有男人的相出现，可以说存在实法的男人，但也没有；如果有长短方圆等相出现，可以说有长短方圆等，但这些也没有；或者说有东南西北的相吗？没有；有山河大地的相吗？也没有。所谓“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”，一切根身器界的相都消殒无余，真实中没有，这叫做“相之行境微尘许不可得”。要寻找它，哪里也没有，这就叫“何处无有”。妄识见到的相实际中没有，它的法性叫做“空性”。

这里是说，现见了无相空性，就像梦中现林林总总的相醒来一无所有一样。醒来好比根本位，契合了实相，在这当中一无所有，那些全是假的，所以，悟道者醒来说“觉后空空无大千”，了无一相可得。妄识前现的相全是假的，这叫“相而非相”，一切相都是妄相。以上解释了“相之行境微尘许不可得”。

“世间中称为入般若度数”简别不是胜义中。“佛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即非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名般若波罗蜜多”。胜义中无名无相，没有能入所入，怎么叫“入”？没有数，怎么叫“入数”？没有此岸彼岸，中流也没有，哪里有“到彼岸”？同是一体中，何有来去？在胜义中绝名离相，谈不上什么。“父母所生口，只能挂墙壁”。然而在世俗名言中，落在相执中的心可称为“此岸”，离相无执可称为“彼岸”。从迷返悟，从错乱回归真实，叫做“入般若度数”。“数”者，同于前圣先佛所行的路，入了数就是入圣流了。这就是无入之入、无道之道，称为“入般若度数”。

②若离无缘则道不净之理

**若念我当行持佛般若，**

**度多那由触苦诸众生，**

**起众生想名分别菩萨，**

**此非行持最胜般若度。**

**虽由悲心摄持，而未灭除由著相而想：我当行持胜者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外流著相之处，且有“度多那由他触苦有情”的耽著之心，如是起自他相续所摄众生想故，称为著相分别菩萨。如是则非行持殊胜般若度。**

这一段释论，首先指明什么情形叫做著相的分别菩萨，其次指明这不是在行持殊胜般若波罗蜜多。说到菩萨，他的确具有上求菩提悲心拔苦这一分，然而，由于没灭掉著相的心行，所以叫做“著相分别菩萨”。

我们要从两方面去认识。论释中说，由悲心摄持，不忍有情苦，发起了唯一的誓愿，然而由于没有为般若摄持，仍然流浪在著相之处。“而”字后面是讲这种菩萨的缺陷，他没有除掉众生想。这又包括自他两方面，前一句是说没去掉行持者自我的众生想，后一句是讲没灭掉度无数有情的众生想。这样有我相、人相等，就叫“分别菩萨”。《金刚经》说：“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指他并非行持殊胜般若度的离相行善菩萨。

首先，自方起了我相之想，是指没灭掉以著相的方式，心想“我要行佛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行为”，念念著“我要行”，这就流于著相处了。不著相就住在本位，不以取相之行产生妄念的波动。“流”就是不守本位，往外流浪了。这时已脱离本位，落在有为因果或世间念头里，所谓“著相名世间”。再者，对所度的有情，有一种“我要度很多那由他苦众生”的耽著心，这就有了人相。利生时不是离相行善，而是有自方“我要行最高的般若度”，以及他方“我要度脱无数众生”，这样有我相、人相的缘故，就起了自他方面的众生想，所以叫做“著相分别菩萨”。

菩萨全称“菩提萨埵”。有求菩提度众生的勇猛心，有悲这一分，可以称为“菩萨”，但是，他是取相、起了分别想的菩萨，不是在行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。《金刚经》里讲，菩萨著相即非菩萨，就是从这一点说的。

“我当行持胜者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外流著相之处”。注意“外流”两字，这叫“贫子不归家”，“波罗蜜多”是到家的意思。一起心“我要修佛的般若度”，有主体的“我”，就著了我相，认为是特别崇高的我，或者有菩萨勇猛精神的我。这样心著在相上，就叫做“外流”，就像游子漂泊在外，没有守本位一样。

本位就在当处。波罗蜜多就在当处，行一切行不著相就是波罗蜜多。所谓“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”，后得位的菩萨以此为根本。“终日度生”是不落断边，不住在豁达空或寂灭边中，那样不起用就成了死的；然而又不著度生相，叫“终日无度”。或者“终日说法，终日无说法的我”，尽管说而不著我相，这才住在本位里，不会跑出去。如果一念执著我，那已经落在阴影里了，脱离了本位，往外面跑了。所谓“暂时不在，如同死人”，他一下子就出去了，这是错乱，叫做“外流著相之处”。“著相之处”是生死，已经落在有为里了，心中起了著相的念头就不符合实相。

“著相分别菩萨”：由于没在定中见法性，心就死不了，做什么都是我相、人相，不知道相是无有的，不必分别。没见法性就死不了心，见了法性的确像上面所说，有为无为、黑白一切法，真实中一点也没有，只是妄相，实际是一味的大空性，什么法也没有。世俗里现的法叫“法而非法”“相而非相”，是假的。见过一回，心死了，就再不起妄分别。

对没有的东西计较、执著，就叫“著相分别菩萨”。“分别”是妄分别，由虚妄分别产生各种错乱。知道法不可得就没了分别，歇下来了，要点在这里。关键要知道相空，离开相执。“相”指妄识前的一切显现，这也是一个相，那也是一个相。总之，心识像梦一样，会出长短、黑白、美丑、过去未来、此方彼方等各式各样的相，这些相是妄现，正现的时候不可得。在根本位见法性就大彻大悟了，后得位对此不起分别，所以他是行而不著相，这叫“般若波罗蜜多”。如果是行而著相，那不叫般若波罗蜜多，他不是般若最上行，以著相之故。

关键要看到，单有悲或方便一分，没有般若一分是不行的，没吻合出世波罗蜜多的道，心还是著相；只有方便和般若并运，才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上之行，应当如是认识。

行一切善都要以不住三轮的般若来摄持，施、戒、忍、进、定都是如此，下至穿衣吃饭、行住坐卧、迎宾送客都是如此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怕出现染污毒素，成为不纯的善。

我们在行一切善时都要离相，不要因著相而失坏善根，成为有寂一边的因。心一妄动，没住在本位上，就叫脱离了中道，落在边执道上，那都是险道、恶道。比如著在空边上，守一个死定、死空，就住在寂边了；如果以为有这有那，起了著相染污，那就堕成有为因果，成了有边的因。这些都是脱离本位，出去流浪，跑到著相里去了，不是往一切种智的方向走，所以都要禁止。这个一起来就有毒素，道就不清净。梁武帝著相的心很重，他对达摩祖师说：朕一生建寺度僧，做了多少功德！祖师说：你那不叫功德，只是有漏因，人天小果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住相了，福德一下子就染上了毒素，成了三有的因。永嘉大师说“住相布施生天福”，也是这个道理，它成了人天小果。

以著相的心就成了分别菩萨，不是般若菩萨；它成了非波罗蜜多，因为达不到彼岸；它使得道不清净，有著相的毒素，成为沦落三有的因。心这么起一下，福德的品质就变了，就转在三有上成熟了。这就要懂得，时时不能离无住的道。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，“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”“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名真是菩萨”等等，强调的就是清净的道，所谓“离相修善”。

（三）辗转增上之因——胜解分三：1、信之胜利；2、不信之过患；3、是故教诫于佛母般若由信心精勤。

使般若的修持辗转增上，最终速成寂静涅槃的因，是对般若波罗蜜多的胜解，它是根源。胜解是善法本，结合般若度的修持来说，就是对般若波罗蜜多之义的胜解，它是关键因素。有了胜解，之后起信、起欲、起精进，就会一直有力量住在般若的修行中，不会流落到其他道里，直接趣向一切种智之海，所以，它是辗转增上般若修行的根本因素。般若度能否发起、增上、不断推进、最终达到圆满，都取决于胜解。懂了胜解为根本、欲为缘起的枢要，菩萨后得位就致力于胜解的修持。

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后，按照佛的开示，要分三部分去了解、趣入。也就是，对般若波罗蜜多之义，信重的殊胜利益，不信重的极大过患，正反面了解后，教诫对于能出现佛智慧的母亲——殊胜般若波罗蜜多，要由信心发起百倍精勤。这时，菩萨已经在理道上、在缘起上认清了，他会发起勇猛的精进心，来取得对般若波罗蜜多的胜解，由此作为道的基础。就像常啼菩萨对寻求般若波罗蜜多妙义有极大的信心、精进，之后能迅速成道。他一听到法涌菩萨讲无来无去的妙义，当时就证了多少三昧门，由此速得成就，可见信心极其重要。

这三科的学习，要把握趣入般若波罗蜜多修学的缘起关键因素——信、欲、勤三环节。也就是把信、欲、勤三要诀放在特别的般若度的修学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的心怎么趣入般若度的修学呢？这不能勉强，一定先要发生胜解，之后就起信、起欲，然后会有非常大的动力，出现昼夜精进的力量。这三科要说的就是这个缘起之道。

前两科是发生胜解和欲的根本。要确认对般若度发生胜解的必要性，一定要观察心上正反面的缘起。对于极重大的佛母般若波罗蜜多法义，心上有正反两种走向：如果信重她，会发生极殊胜的利益，能迅速成佛；如果不信重她，舍弃、诽谤，那会出现极重大的过患。衡量这两方面，就知道缘起的厉害，之后会产生深刻的理解：我一定要对般若度发生胜解，这是极关键因素，有了她才能成佛，没有她绝对不成佛；如果往反方向转，那绝对完蛋，一切佛法都会舍弃，将到无间地狱里受无数劫苦。

这一分是配在般若度上，对缘起、业果的深忍信，看到它的级别这么大，心里就开始重视了，这就叫“取得胜解”。也就是，为什么要对般若波罗蜜多之义发生胜解，自己对此有一种不可夺的信解。这以后才发现般若度非常重要，没有她就没有根本，有了她就立起根本了。之后由信心会发起欲，想求得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，就像常啼菩萨那样。有了欲就会百倍精进地拼命去干，这时就有了精勤。这样就连到后面，教诫对佛母般若有信心、精勤。“佛母般若”四个字很重要。我们想取证佛果，现证佛智慧，就要知道佛果的母亲是谁？是般若。得果必须具因，佛母般若波罗蜜多是生它的因素，想成佛的话，这个最重要。也因此，对她有了信重就会有百倍精进。这是第三科的内容。

1、信之胜利

**菩萨往昔行于法行时，**

**行波罗蜜现善巧无疑，**

**听闻随即彼起导师想，**

**以此将速证得寂菩提。**

**某菩萨往昔于诸有中修行时，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之义，由闻持、思维等门而行，彼等生于此世间后，以宿因之力，成了于般若波罗蜜之义善巧以及于彼无疑后，才闻此教，彼士夫便即刻想：我已见导师了，起导师想，以此因将速证大寂静菩提。**

这一段讲了菩萨深信般若法教的三世因果联系。先从前世说，菩萨宿世多生在诸有中修法行，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义作了闻思修等法行。“闻持”指听闻后把文句和涵义任持在心，“思维”是对般若的涵义作多方面抉择，遣除疑惑，“等”字包括修习，比如观空或者修其他支分。

由于宿世的熏习力量，在此世一降生，过去因种的力量很强，一接触到般若波罗蜜多法义就能够善巧，而且心里没有疑惑，成了这样的情形。这表示根性很好，过去熏习过的缘故，成了利根者，一听就对这一套法义非常善巧、很熟悉。究竟深般若如何，后得位般若行如何，为什么人法二我空，本性如何等等，一听就很善巧，能抉择、能了断、能修习，这叫“善巧”，而且没有疑惑。

一般人前世没有善根力，听了会恐惧、疑惑、糊涂，感觉格格不入，表现出很钝或者邪的根性。邪的根性会排斥，甚至诽谤，钝的根性很难接受。根性不是一两世的问题。譬如有些人对人天善道有坚固行持的力量，然而听到甚深般若，就表现得非常麻木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有些人恐怕还要几十世、几百世才能达到能接受般若的程度。这说明什么事都不是偶然。

如果前世串习好了，对般若作了法行，他的根性很利，一听到就能善巧，无有疑惑。像六祖就是极利根，他听半卷《般若经》就了然于心，再听半卷就大彻大悟。像这样，在此世闻了般若经教的当下，他心中就会认为“我见到了导师”，会起导师想。以这个因——信奉般若为导师、为出生佛的根本，他就会一心执持、修习，以此能速证大寂静菩提。这就看到，前世种善根，此世一闻到《般若经》，马上会发起极度的信心、殷重受持的心、顶戴奉行的心，这样按般若教来修持，就能快速证得寂静大菩提，也就是成佛的意思。

“大寂静”指去除一切妄动，到达永远安宁之地。所有生灭法都是由妄执人法二我起了执著性，由此从因至果接连不断，发展出无数虚假的轮回妄动或者粗细两种生死。如何还归呢？只有信受般若并修持。了解到诸法本空、本来没有，就开始息掉对法的妄执，这样从资粮道逐渐起修到完成佛果为止，一切妄动会全部消失。到了一点点妄相、妄动都没有的境地，就叫“大寂静”，超越了人天和小乘果位。

人天远离了很粗重的恶趣苦，暂时得到身心上的喜乐，这不算大寂静，因为轮回的风浪还要一阵接一阵地卷来。小乘涅槃也不算大寂静，虽然证到有漏的苦和苦因寂灭之地，但只脱出分段生死，还没脱掉变易生死。在小乘圣者上还有无明习气地、无漏业和变易生死，没真正达到“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”的境地。只有信受大般若，去掉一切人法二执，连二取妄相分也全部消失，这才回归到菩提本来之地。此后没有丝毫生灭法，这就叫“大寂静”，它是信受般若的最终结果。

2、不信之过患

**往昔修行事佛那由他，**

**然不信受佛之般若度，**

**闻后以彼小慧弃此法，**

**弃已成无归者去阿鼻。**

**何者往昔修行之时，于多那由他佛所承事供养而积集了福德。然而，若于大乘之深密义——胜者如来之般若波罗蜜不信，而没有发愿得彼的话，现在才闻到甚深般若波罗蜜，以彼小慧者，于此甚深殊胜之法由三门之邪行作舍弃，而不作恭敬了。以弃舍彼故，也就弃舍了三世诸佛所知的一切法，随后成了无圣法可归。彼者堕入无间地狱，在很多世间成、坏之劫中持续受苦等，经中说了无量过患。**

相反谈到，虽然积了福德，但没有对般若波罗蜜多生信心，会导致怎样的过患，这也要从三世看清整个历程。前世修行时注重修福，在多那由他那么多的诸佛前承事供养，修积了非常大的福德，但是没有修慧。慧是眼睛，福是受用，如果没有眼睛，光是有受用，人受邪念的指挥就容易堕落，所以享福后往往会堕落。有了智慧的眼睛，虽然现在福不大，但由于他的眼光非常好、非常正确，就能一直往上升。这样信受般若，他就能辗转增上，胜解的作用在这里。由于有眼睛开了见解，这样不走错路，逐步往上升，就能逐步在断障、去执、增福、增慧等方面行进。所以，从福慧两者来说，宁可缺福不要缺慧。慧是根本，缺了根本，光是有福，和颠倒心和合容易堕落，我们要看到缘起的发展进程。

这里说，这个人前世修了很多福，但他对大乘甚深秘密的佛般若波罗蜜多不相信，从而没发愿要得到她，这样的话就缺少这个缘起。到了今生，一听到甚深般若度时，由于智慧小，对甚深的法，就由身口意三门的邪行作舍弃。比如身体不对她恭敬，口里说这个没用、我不要，心中起邪见否定、诽谤、拒绝等等。

由于般若实在是太深重的境，她是佛母，是三世诸佛道的心要，以对最甚深、最根本的般若佛母之法舍弃而不作恭敬的缘故，就成了舍弃三世诸佛了知的一切法，之后就成了无归者。“无归”就是没有圣法之归。本来要归于圣法，才出现一切安乐之源，才能从中还归法界。然而，他对圣法不信受的缘故，成了彻底的无归者，这样就直接往无间地狱里走了。后世的结局是，他将在很多成坏之劫，也就是许许多多个大劫里，相续不断地受苦等，有无量过患。

3、是故教诫于佛母般若由信心精勤

“是故”是承接前两科的认识。了解了对般若生信的利益和不信的过患，知道特别厉害，所以，面对无上尊贵的般若母，应以信心精勤，可以达成很大利益；假使没有信心，舍弃般若，就会造成极大亏损，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。

**是故欲证佛之殊胜智，**

**于此佛母应起深信心，**

**譬如商人已到珍宝洲，**

**空尽其物徒返不应理。**

**“于此信则有殊胜大利义，不信则过患很大”，如是之故，若欲触证佛之殊胜智，则应信重此佛母，此是彼者无则不生的不共因故。**

“故”以前是理由。对佛母般若起了胜解信，就有极殊胜的利益；不信受舍弃就有极大过患，缘起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。对于迷失在幻相里的自性佛来说，他面临一个极大关头。当遇到般若波罗蜜多教法时，在这个缘起点上如果信受，的确能迅速消业开慧、明见道路，将获得佛法中的无数珍宝，能迅速到达大寂静之地，拥有最极无上无等不可思议的利益，也就是成佛；如果对此起了不信的心而舍弃，那就丧失了从轮回中到达彼岸的舟航，将永远沉溺在苦难之地，由于对真如之法起了诽谤心、恶心，会使得他的心恼乱、扭曲、错乱等等，陷落在深不见底的无间地狱大苦趣，所以缘起上不能愚昧。

以这个缘故，如果我们起了很大志愿，想亲自触证到佛的殊胜智——一切种智，那就应该信受佛母。我们要成佛，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佛的母亲，如果信受佛母，把她受持在心，那自然会出生一切种智佛。因此，对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绝对要生信，只有生信、趣入才可能生实相，到达一切种智之地。因为般若波罗蜜多是现前佛智无则不生的不共因。

“无则不生”要这样理解：断二障、显二智只有般若才能做到，其他前五度如盲，凭自身无法到彼岸，有了般若波罗蜜多摄持才能成佛。

原因很简单。二障都是无而现有，起了妄执，没有人我执著人我，以此起烦恼障；没有法我认为有法我，由此起所知障，它是由无明力起的。般若是眼睛，只有见到大空性，没有人我法我，才能从根源上断掉人我执和法我执，由此灭掉一切二执所生的二障。二障一灭，本具的种智现前，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无二，就叫“一切种智”。所以，一切种智的开发唯一要靠般若，她是核心、根本。没有般若度的摄持，光是行持布施等无法消掉二障。消不掉二障，二智不能开发，就绝对到不了一切种智之地。从这里能体现般若的确是佛母，是成就一切种智的不共因。这才知道，必须对此生信，否则没有成佛的可能。

修习佛道以般若为中心，这是从始至终要贯彻的。好比军队以主帅为中心，其他都要辅助主帅，是他的眷属，在主帅的摄持下才能歼灭敌军，获得胜利。或者像《般若八千颂》里所说：其他大大小小的河都要随恒河而入大海。恒河表示般若波罗蜜多，她是统摄性、向导性、根本性的，其他江河好比道的支分法行，前五度等无数法行都要以般若摄持才能进入大海，大海比喻一切种智。这才知道般若为佛母的涵义。

“不共因”是相对共因而言。譬如稻种和水土等和合生出稻谷，稻种是稻谷的不共因，水土等是共因。也就是，稻种唯一生稻谷，不生麦子等。水土等跟什么配合就生什么，它是稻子、麦子等的共因，和稻种和合就生稻子，和麦种和合就生麦子。所以，种子是特别的因。

出生一切种智的不共因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有她才能出现佛智慧，没有她就不生佛智慧，所以她是必具因素，不能缺。既然要求佛智慧，当然要对能产生它的不共因发生深度信心，才可能修持此因而得证其果。如果对它不共的亲因都不生信，那就断绝了种性，无法发生佛果。所以，在成佛的道上，般若成为心要，她是一切道的根本、主要、统率等，譬喻为眼目、母亲、向导等等。

**现在已遇宝洲般的如来教时，应需作有果。**

接下来说到，在我们遇到宝洲般如来圣教的此时，需要作有果。也就是在遇到因缘时，要为将来着想，让它结成妙果。圣教是无边利乐的根源，遇到圣教就像到了宝洲，在这里可以采摘到从现前到究竟的无数功德妙宝。般若是这里的根本，一旦信受般若，开了眼以后，会发生无量无边的利益，由此能断二障、发二智、直趣佛果。既然无上佛果无量无数的功德利益都会实现，那此前一切道上的利益当然都能得到，这叫做已经到了宝洲。

这时要对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为根本的一切圣教，或正体、或支分、或前行、或正行，昼夜精进努力，最终都要会到般若的根本上来完成佛道。这样昼夜不断地用信心在般若波罗蜜多正道上行进，摄取大义，将会实现极殊胜的果，使得人身不空过，为将来作了很大的果利。这是从正面给我们的重要教诫。

**譬如众商人到宝洲后，先前的物品耗尽而无任何新的宝洲之利，随后空手返回，若成这样是不应理的。也就是说，手中已持有甚深般若之如意宝，然而于彼无胜解而舍弃后，以舍法之因将损尽以前的福德，如是不应作。**

这段反面教诫要注意喻义对应。譬喻是到了宝洲，那里充满妙宝，可以随意采摘，将得到极大利益，然而商人们踏上宝洲后，用尽了先前的物品，却没得到新的宝洲之利空手而返，这是很不应理的。已有的物品全部耗尽，新的东西一点没拿到，这样空手而返，是对缘起愚昧之人的作法。

对应的意义是，我们就像那个商人，今生已到达如来教的宝洲，握到了甚深般若如意宝，这时没有胜解反而舍掉她，那就不会得到任何新的利益。而且，以舍法的因会损尽以往的福德，这是非常愚痴的作法。不应这样作，因为损失极大，一点不生利益。

总之，懂了正反面的教诫后，应唯一作对自己有利、具大义的事。在缘起上看到般若是佛母，是道上最重要的根本，就要对她生起根本的胜解，由此胜解出欲，欲出精进，就能在般若为中心的妙道上不断地摄取大义，这会让我们得到极大的果，她是真实的意义。相反，如果不知道佛母般若是如意宝，没用信心来取得所要的利益，反而舍弃，以舍法就彻底失掉了归处。而且，以对大般若谤舍的恶业力，会很快损尽以往的福德，沦落到极下贱悲惨的境地。因此，在这一点上唯一要用信心精勤地奉持她，才是大义之路。